

暗殺之罪惡

梁啟超

旬日以來。最聳動天下耳目者。爲宋君教仁遇刺一事。吾與宋君。所持政見。時有異同。然固確信宋君爲我國現代第一流政治家。繼此良人。實貽國家以不可規復之損失。匪直爲宋君哀。實爲國家前途哀也。比聞元兇已就獲。國法所在。

當難逃刑。然雖磔量剗葬。曾何足以償國家之所喪於萬一者。詩曰。作此好歌。以極反側。輒爲此篇。以寄哀憤。

決鬪與暗殺。皆野蠻時代所豔稱爲壯烈之舉。而文明時代之大蠹也。然決鬪者如突豬如狂兇。雖復狠戾。其氣象猶有足多者。暗殺者如馴狐如鬼蜮。乘人不備而逞其兇。壯夫恥之。故暗殺爲天下莫大之罪惡。且爲最可羞之罪惡。此不煩言而可識也。然而愈近世而此風乃愈盛者。則偏頗之輿論實有以獎之。故其毒乃深中於人心而不易滿滅。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也。

暗殺之爲物。其所暗殺之人約二種。一曰惡人。二曰名士。其暗殺之動機亦二種。一曰沽名。二曰雪恨。其暗殺之目的亦二種。一曰公憤。二曰私仇。其行暗殺之方法亦二種。一曰躬親。二曰賄賂。之數種者。爲罪雖有輕重之差。而皆不免於罪。雪公憤而殲惡人。似可以告無罪於天下。雖然。在無國家無法律之社會。此誠足爲制裁豪強之一手段。次之則在專制淫威之國。猶曰可以濟法律之窮。若國體既爲共和。政體既爲立憲。則所謂惡人者。爲個人行爲之惡耶。自有法庭以執其罰。爲政治上之惡耶。既有各種監督機關。夫孰克自恣。即自恣以成於惡。猶有國務裁判以隨其後也。其他一切官僚受官吏懲戒

法之制裁者。又無論矣。是故既有國家。既有法律。則殫惡之權。斷非私人所得而擅。而在共和立憲國爲尤甚。此易見之理也。況所謂惡者。就各人之主觀名之耳。行暗殺者謂此人爲惡也而殺之。而善惡之標準。豈彼所能定。所謂公敵者亦然。人人各自謂所敵者爲公。而公之形式。由何道以表示。不能表示。公於何有。故欲假此名以免於罪。無一而可也。

所暗殺者而爲常人。則一普通之謀殺案耳。不足復置論。其有聳動世論之價值者。必所殺爲一國知名之士也。無論何國何時代。一國安危所繫不過在數人或十數人已耳。此數人或十數人者。旣以一身任國家之重。其買怨之多。招忌之深。必倍蓰什伯於恒人。國如有暗殺。則的之所射。必此儔也。然此儔者。大率國家積數百年之元氣。然後篤生之。其人又幾經學問幾經閱歷。然後能成就其才器譽望。以卓立於社會。失一人焉。而欲求一人繼起。以承其乏。非遲之又久不可得。或遲之又久。而終不可得。人之云亡。邦國殄瘁。蓋謂是也。而暗殺事起。則百年所養一旦而戕之。卽如美之林肯麥堅尼。日之大久保利通森有禮星亨。使其人再假以數年或十數年。其所以盡瘁於彼國當何如者。而彼國之食其賜又當何如者。他勿具論。乃如日之大隈重信板垣退助。美之盧斯福。皆遇刺而未殊者也。而其此後之盡瘁於彼國者何如。彼國之食其賜者又何如。以此例彼。則被害之博。從可識矣。故曰暗殺者貽國家以不可規復之損失。其獲罪國家什伯千萬於他罪而未有已也。

或曰。其人之身。旣足以爲國家輕重。則其人亡而政局必爲之一變。變而趨下者固有之矣。變而向上者亦豈曰無。若是。則暗殺之功。或亦足以稍償其罪耶。應之曰。不然。凡政治現象。全由社會勢力

所造成。其尤嶄然露頭角之一二人物。不過代表此種社會勢力而爲之領袖。然無論何種社會。緣自然淘汰之結果。其占最高位置者。必其本社會之第一流人物也。其第二流以下。其位置亦以次遞降。而本社會既失其第一流人物。則第二流必繼起而承其乏。使其社會而爲良社會也。則失第一流之良領袖。必有第二流之良領袖代興以賡續其政象。而第二流之良者。其賢明必不能如第一流之良者。可斷言也。使其社會而爲惡社會也。則失第一流之惡領袖。亦必有第二流之惡領袖代興以賡續其政象。而第二流之惡者其污賤必更甚於第一流之惡者。又可斷言也。故所暗殺者而爲良社會之良領袖耶。雖不能使良政象隨而消滅。然可以使之減其效力。或遲其進步。例如林肯遇害。美國解奴及南北統一之業未嘗緣此而挫敗。然使林肯不死。則其建設或更有進焉。未可知耳。大久保利通遇害。日本維新之業亦未嘗緣此而挫敗。然使其不死。亦或更有進焉。未可知耳。所暗殺者。而爲惡社會之惡領袖耶。絕不能使惡政象隨而消滅。不寧惟是。而惡必且愈播。證以歷史上數大案而可知也。羅馬該撒之遇刺。謂其將變共和而爲帝政也。然該撒死而羅馬之共和豈遂能保存。徒使屋大維乘時而起耳。與其屋大維爲帝。何如該撒爲帝之能造福於羅馬也。法國革命恐怖時代。安得尼以一弱女子刺殺馬拉。天下快之。謂暴民之政。將自茲熄。實則安能。丹頓羅拔士比繼起。乃水益深而火益熱耳。由此觀之。良社會失其第一流領袖。而以下彼一流者繼之。則其良分量必減少。惡社會失其第一流領袖。而以下彼一流者繼之。則其惡分量必加增。事理固然。無所逃避也。夫政象變化。必以社會勢力變化爲之樞。社會勢力。雖得以一二代表之。而不得以一二專之。甲勢力能優於乙勢力。雖不必摧鋤乙之代表。而自能使之屈伏。甲勢力不能敵乙勢

力。雖摧鋤其代表。而甲之不能伸如故也。韓人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。而已墟之韓社。曷嘗能復。此勢力不植暗殺無效之明驗也。其歐美各國無政府黨屢行兇刺。而無政府主義終不能實現。亦同此理也。我國當清之季。暗殺案屢起。吳樾之於五大臣。徐錫麟之於恩銘。汪兆銘之於載灃。熊成基之於載洵。某某之於孚琦鳳山。國人莫不敬其志。然謂非有此而清命必不能革。識者有以知其不然也。五大臣載灃載洵皆不成於殺。恩銘孚琦鳳山則螻蟻耳。不足爲輕重。且皆置勿論。其最有價值者。宜莫如良弼之役。然平心論之。當時雖不去一良弼。其力亦豈足以爲共和梗。以共和之成。歸功於良弼之死。非論世之公言矣。吾所以縷縷然舉此例證者。凡以見實力不存。雖日日暗殺。決不足以動政局。實力既存。則無須暗殺。而政局自不得不變。謂暗殺爲有益於人國。無論從何方面觀之。終不能得其解也。

暗殺之動機。出於義憤者最上已。然君子固已憐其愚。出於沽名者。亦其次也。然斷國家之元氣以成一己之名。居心既不可問矣。若乃自挾宿怨。蓄志欲死其人。又憚法網不敢躬親。而賄嗾人以行之。則是合蛇蝎鬼蜮而爲一。不足復齒於人類。而彼之受賄嗾而代人犯科者。則操業更與倡優無異。斯益不足責矣。